

鲁迅与中外文学

遗产论稿

俞元桂
黎舟
李万钧



鲁迅与中外文学遗产论稿

俞元桂 黎 舟 李万钧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1985年·福州

鲁迅与中外文学遗产论稿

俞元桂 黎 丹 李万钧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7印张 166千字

1985年10月第1版

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470

书号：10368·27 定价：1.45元

目 录

- 1 鲁迅辑录古籍的成就及其对创作的影响……………俞元桂
- 19 从“回到古代去”到“遵命文学”……………俞元桂
——谈鲁迅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九年的思想
- 33 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卓越史识……………俞元桂
——兼谈鲁迅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五年的思想
- 44 文学史领域的革新……………李万钧
——读鲁迅的《汉文学史纲要》
- 60 读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……………俞元桂
——兼谈鲁迅思想的质变
- 73 鲁迅在新文学运动初期对外国文学的译介……………黎 舟
——兼论鲁迅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六年的思想
- 90 求教于“根本的，切实的社会科学”……………黎 舟
——谈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
- 102 鲁迅论《毁灭》……………黎 舟
- 115 鲁迅对“同路人”文学的译介及其与
中国革命文学的关系……………黎 舟

132	鲁迅与巴罗哈.....	黎舟
141	鲁迅所译短篇小说及其文艺思想.....	李万钧
161	论外国短篇小说对鲁迅的影响.....	李万钧
172	论《野草》的外来影响与独创性.....	李万钧
196	鲁迅与世界文学.....	李万钧

220 后记

鲁迅辑录古籍的 成就及其对创作的影响

俞元桂

鲁迅辑录古籍是他批判继承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这项工作对他的创作起着良好的作用。许广平在鲁迅逝世时的《献词》中，引用鲁迅对她说过的话：“我好象一只牛，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是牛奶，血。”用这话比喻鲁迅辑录古籍工作的巨大贡献也是恰当的。鲁迅努力整理我国古典文化遗产，不但丰富了学术的宝库，也给我国现代文学继承民族遗产方面提供了范例。

鲁迅辑录古籍，包括辑录古代史地、小说、博物等类佚书，校录古代文集、小说集，摘编评论小说的资料这三个方面。在一段时间内，用力甚勤。《小说旧闻钞·再版序言》说：“废寝忘食，锐意穷搜，时或得之，瞿然而喜。”生动表达了他辑录古籍时的工作情况和精神状态。鲁迅的这些工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，有些成果被誉为前无古人的不朽之作。

鲁迅于一九〇九年自日本回国，在杭州、绍兴任中学教员，课余从类书中辑录亡佚的古小说和会稽的历史、地理佚书。一九一一年任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校长，公余辑录唐刘恂的《岭表录异》。一九一二年辑成《古小说钩沉》，不久，到教育部工作，公余辑录唐宋传奇文与乡贤著述。一九一三年写定，吴谢承《后汉书》，晋谢沈《后汉书》，晋虞预《晋书》，并开始校《嵇康集》。一九一四年辑成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，宋张昞《云谷杂记》、

《范子计然》、《魏子》、《任子》、《志林》和《广林》。一九一六年整理了《寰宇贞石图》。一九二〇年起在北京几个高等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，陆续摘编《小说旧闻钞》，校录《唐宋传奇集》。一九二四年编成《俟堂专文杂集》。他还编有《汉碑帖》、《汉画像》、《六朝造像目录》、《六朝墓志目录》，以及许多碑志、墓志考证。鲁迅在世时，出版了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、《小说旧闻钞》和《唐宋传奇集》。一九三八年出版的《鲁迅全集》，除上述三书外，还收进《古小说钩沉》和《嵇康集》。一九六〇年影印出版《俟堂专文杂集》。新版的《鲁迅全集》收入了《辑录古籍序跋集》。

这里分别就辑佚、校录、摘录三个方面来探讨鲁迅辑录古籍的成就。

一、辑佚方面。鲁迅总是查阅大量主要可靠的有关书籍，把散见于各处的材料集中起来，力图恢复原书的面目。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辑录谢承《会稽先贤传》等八种文献，就征引了大量类书，如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白孔六帖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事类赋》注、《类林杂说》、《唐类函》等；还征引多种史书和它的注、补注、集解以及其他著述。如《三国志》，除裴松之的注之外，还引有侯康的补注续，钱大昕的考异，钱大昭的辨疑，钱仪吉的证闻，潘眉的考证，梁章钜的旁证等；再就是多种地方志，如《乾道四明图经》、《宝庆四明志》、《延祐四明志》、《嘉泰会稽志》、《宝庆会稽志》、《剡录》和《两浙名贤录》、《百越先贤志》、《会稽掇英总集》、《金华先民传》等；另有许多文选、文集和它的注，甚至《蟹谱》、《竹谱》的有关材料也搜罗到了。《古小说钩沉》于引用多量类书、史籍、地志之外，还引用大量小说、笔记、文集和它的注文，佛教典籍如《法苑珠林》、《高僧

传》、《续高僧传》、《比丘尼传》等，术数类书籍如《开元占经》，时令类书籍如《玉烛宝典》，无不加以搜求。鲁迅对隋以前小说的大规模辑录，不但前无古人，到现在，也可以说未有来者。余嘉锡有《殷芸〈小说〉辑证》一文，他以《太平广记》、《续谈助》、《紺珠集》、《类说》和《说郛》五种为底本，共采书二十六种，得一百五十四则。《辑证》序言说：“乃闻鲁迅先生所辑《古小说钩沉》已于沪上出书，求之此间书肆及图书馆不得，久之，始展转假得其书，两相比较，此编多得二十余事。然《钩沉》采书十二种，其中《优古堂诗话》、《铁围山丛谈》、《困学纪闻》三种，皆向未检及者，虽其事多据他书辑入，但《纪闻》中一事失录。即蔡司徒在洛阳见陆机事既据以补录，谨著其事于此，不敢掠人之美。”^①余氏为近代著名古典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，读书甚多，著述亦富，所辑仅《古小说钩沉》三十六种中的一种，辑录时间比鲁迅约晚三十年，比鲁迅辑本一百三十五则只多得十九则，鲁迅所引书尚有三种为余氏“向未检及者”，从这里也可看出鲁迅青年时丰厚的学力和细致的辑佚功夫。

在广泛搜罗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，鲁迅对之再详加比勘、校订，去伪存真，所以他的辑文比较完善。林辰在《鲁迅辑录〈古小说钩沉〉的成就及其特色》^②一文，对鲁迅辑本的成就有很中肯的评价。他认为《古小说钩沉》：“博采群书，互相补订；字句完备，文义优长，大多数条文的内容都比较充实；对若干条文的合并或分立上也处理得好；内容纯净，真正地达到了去伪存真的要求；案语简短，对读者很有帮助。总之，“它具有体例谨严、搜罗宏富、辑文完善、考订精审等等特色”。我在这里举《幽明录》中的一条作为例子，以见一斑。

① 余嘉锡：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。

② 《文学评论》，1962年第9期。

河东贾弼之，小名翳儿，具谳究世谱。二句《御览》引有。义熙中，为琅邪府参军。夜梦有一人，面黧醜防老反。甚多须，大鼻眈目，请之曰：“爱君之貌，欲易头，可乎？”《海录碎事》九略引作：“爱君美貌，欲易君头，遂许之。”弼曰：“人各有头面，岂容此理？”明夜又梦，意甚恶之。“弼曰”至此已上，据《广记》引补。乃于梦中许易。明朝起，自不觉，而人悉惊走藏。云：“那汉何处来？”琅邪王大惊，遣传教呼视，弼到，琅邪遥见，起还内。已上五句，《御览》引有。弼取镜自看，方知怪异。因还家，家人悉惊入内，妇女走藏，云：“那得异男子？”弼坐，自陈说良久，并遣人至府检问，方信。已上十一字，《御览》引补。后能半面啼，三字依《御览》引补。半面笑，《海录》亦有半面啼三字，在半面笑下。两足手口，各捉一笔，俱书，辞意皆美，《六帖》二十三引作：“文词各异。”《海录》亦作“文词各异。”此为异也，余并如先。俄而安帝崩，恭帝立。《类聚》十七，《御览》三百六十四，《广记》二百七十六又三百六十有末二句。（注文标点为引者所加，下同）

这一则，《类聚》、《御览》和《广记》均不完备，经鲁迅互为补充，故事就变得较为完整、曲折、生动。此外，鲁迅又在注中引《海录碎事》和《六帖》中的异文，让读者自行思考。《古小说钩沉》辑录三十六种小说，共约一千四百则，许多就是以这样严密的功夫辑成的。

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也有类似的优点。以《会稽典录》郑弘条为例，鲁迅分别从《太平御览》卷四百三“人事部”四十四“道德目”、“阴德目”，卷六百九十一“服章部”八“单衣目”，卷四百九十一“人事部”一三一“慙愧目”，卷九百二十一“羽

族部”八“鳩目”，卷二百十二“职官部”十“总叙尚书目”等处辑出，中间还补引《北堂书钞》卷七十九，《艺文类聚》卷一百，按官职升迁次序排列，努力使材料近于原著。同一材料见于不同出处，文字略有差异的在注中说明，同一材料见于他书而有不同见解的，也在注中写出，并加考订。这里摘引“郑弘”条目中的一段：

郑弘迁临淮太守。范书本传云：“迁淮阴太守”。刘攽曰：“汉无淮阴，当是淮阳，时未为陈国也。”惠棟《后汉书补注》九云：“虞预、乐史皆云弘为临淮太守，刘攽臆说以为当作淮阴，非也。”今案：《艺文类聚》九十五引谢承书，亦作临淮也。郡民徐宪在丧致哀，白鳩巢户《御览》作庐侧。弘举为孝廉。朝廷称为白鳩郎。《艺文》九十二、《御览》九百二十一。

这段辑文来自《类聚》和《御览》，小有差异即为注明。对于“临淮太守”的问题，鲁迅引范曄和刘攽的不同意见，后又引惠栋的辨难，案语又据《类聚》所引较为早出的谢承《后汉书》为旁证，肯定了辑文的可靠性。

二、校录方面。鲁迅总是挑选较好的校本或刻本作为底本，再比勘以其他不同的钞校本或刻本，又参考其他有关材料，使他的校录本达到完善的地步。《嵇康集》就是从较佳的“明吴宽丛书堂钞本”写出，接着的一系列工夫，就是《序》里所说的：“既以黄省曾、汪士贤、程荣、张溥、张燮五家刻本比勘讫，复取《三国志》注，《晋书》，《世语新语》注，《野客丛书》，胡克家翻宋尤袤本《文选》李善注，及所著《考异》，宋本《文选》六臣注，相传唐钞《文选集注》残本，《乐府诗集》，《古诗纪》，及陈禹谟刻本《北堂书钞》，胡纘宗本《艺文类聚》，

锡山安国刻本《初学记》，鲍崇城刻本《太平御览》等所引，著其同异。姚莹所编《乾坤正气集》中，亦有中散文九卷，无所正定，亦不复道。而严可均《全三国文》，孙星衍《续古文苑》所收，则间有勘正之字，因并录存，以备省览。”以鲁迅校《嵇康集》和后出的戴明扬《嵇康集校注》相较，鲁迅所选的底本较好，戴书《例言》也说：“是书以吴钞本原钞为胜”。戴氏据为底本的是明黄省曾仿宋刻本，用为校正的别本基本相似，引用其他类书、文集，戴氏校注本较多，但古类书、总集的引用，两书相近。这里略举数例，以见鲁迅校《嵇康集》的严谨态度和精审功夫。

例一：

诗题：“重作六言诗十首代秋胡歌诗七首旧校改为重作四言诗七首，注云：一作《秋胡行》。黄本、程本、汪本、张溥本并同。惟张燮本作《秋胡行》七首。案：六言诗十首盖已逸，仅存其题，今所有者，《代秋胡行》也。旧校甚误。”

例二：

《述志诗》：“焦朋各本作‘鵬’，案当作‘明’。程本并改焦为鵬，尤谬，振六翻，罗者安所羁？”

例三：

《卜疑》：“将如箕山之夫，口水之女，各本作‘颍水之父’，旧校从之，水上一字为所灭不可辨。案：盖‘白’字也。两神女浣白水上，禹过之而趋云云。见《文选》司马长卿《难蜀父老》李善注，及《御览》六十三引《庄子》，旧校甚非。”

上述三例，足见鲁迅的校订精审，案语明确。例一，肯定吴宽从书堂钞本的接近正确，指出旧校妄改和黄省曾等刻本的谬误；例二，不但指出各刻本的谬误，也订正了吴宽钞本中“焦明”作“焦朋”的错处。“焦明”，鸟名，似凤，见《文选》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注。例三，指出各本“口水”作“颍水”的错误，用可靠的旁证，考定吴宽钞本中被灭之字当为“白”字。没有广博的学术修养，旁搜远绍的探索精神和谨严细致的治学态度，是不能这样排比材料，考定正误的。肯定了钞本的长处，救正了被旧校者妄改引起的错误，又改正了钞本的缺点，使中散遗文，比较完善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。《嵇康集》，从一九一三年起鲁迅经过了多次校订，许广平说：“学术上下功夫，他可以校勘《嵇康集》十多次，手抄了三部不止”。^①的确做到了“中散遗文，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”的地步。戴明扬的《嵇康集校注》，有的引用鲁迅的意见，有的作类似的校勘，也有一些地方指出鲁迅的错误。但正如人民文学出版社“出版说明”所说的：

“书中所引鲁迅先生的校本，系据一九三八年出版的《鲁迅全集》本，与一九五六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鲁迅校正稿本，颇有出入。影印本为戴氏所未见，因此，本书对于鲁迅先生校本的评论和引用，并不确切。”校正稿本是最后的写定本，这里体现着鲁迅精益求精的精神。

鲁迅校录《唐宋传奇集》，取自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百川学海》、《说郭》、《文房小说》、《高琐高议》等书。他尽量采用明钞本或明刻本，如用清刻本，必校以明刻本。对每篇作品，先选定较佳本子为底本，并以他本互校，极力保持作品情节的完整性和细节的表现力。这里引《周秦行纪》为

^① 许广平：《〈鲁迅风〉与鲁迅》，《鲁迅风》创刊号，1939年10月。

例。《周秦行纪》有三种本子，“一在《广记》卷四百八十九；一在顾氏《文房小说》中，末一行云“宋本校行”；一附于《李卫公外集》内，是明刊本。”鲁迅认为“后二本较佳，即据以互校转写，并以《广记》补正数字。”^①我们把顾氏刊本和鲁迅校本中数处作个比较，就可见鲁迅校本的佳胜。

例一：

顾氏刊本：“更一人，柔肌稳身，貌舒态逸，光彩射远近，多服花绣，年低薄太后。后曰：‘此元帝王嬙’。”

鲁迅校本：“更有一人，圆面柔脸稳身，体舒态逸，光彩射远近，时时好瞋，多服花绣，年低薄太后。后顾指曰：‘此元帝王嬙’。”

例二：

顾氏刊本：“见前一人纤腰修眸，容甚丽，衣黄衣，冠玉冠，年三十来。太后曰：‘此是唐朝太真妃子。’”

鲁迅校本：“见前一人纤腰身修，眸容，甚闲暇，衣黄衣，冠玉冠，年三十以来。太后顾指曰：‘此是唐朝太真妃子。’”

例三：

顾氏刊本：“太后请戚夫人鼓琴，夫人约指以玉环，光照于座。（《西京杂记》云：高祖与夫人环，照见指骨也。）引琴而鼓，声甚怨。”

^① 鲁迅：《唐宋传奇集·稗边小记》。

鲁迅校本：“太后请戚夫人鼓琴，夫人约指以玉环，光照于手。（《西京杂记》云：高祖与夫人百炼金环，照见指骨也。）引琴而鼓，声甚怨。”

两者对比，足见鲁迅校本更好地保存了富于表现力的文字。王嬙的形象多“圆题”、“时时好瞋”等字，薄太后的说话动作多“指顾”两字，此外，还有一些校补。“题”是额，“瞋”与“颦”通，意为心恨额蹙。“瞋”也解释为恨张目。多了这些字，王嬙内心的忿恨，薄太后说话的身份神态就更跃然纸上。杨太真的体态、肤色、神情也描述得较为具体。戚夫人鼓琴，“光照于手”，与括号中《西京杂记》引文相呼应，引文中“百炼金环”，比一个“环”字，自然更能显出其神奇的缘故。

汪辟疆《唐人小说》所取《周秦行纪》一文，则是录自顾氏《文房小说》的，对照一下，鲁迅校本比较留意于选择较佳底本和刻划人物形象的文字。鲁迅校录的《唐宋传奇集》附有《序例》和《稗边小缀》，概述唐宋传奇的兴衰和校录的缘由原则，引用丰富可靠的材料考订作者的生平和创作意图，探索题材的源流和本事的演变，鉴别校本的异同和明清丛刊的谬误，简论古人品评的得失和传奇对后代戏曲的影响。鲁迅以鲜明的观点，批判儒家思想对唐宋传奇发展所造成的危害，从史的角度，提示作家与作品的成就与缺点，这些都体现他校录本的可贵特色。汪辟疆的《唐人小说》分别将有关材料附于各篇作品之后，也相当详实，但鲁迅校录本序跋那种高屋建瓴的气势，永远是学人学习的楷模。

三、摘录编辑参考材料方面。鲁迅的《小说旧闻钞》，摘录了散见于史书、地方志、笔记、诗话、剧说、书目中有关四十一种小说的材料，引书达七十余种，他将从原书摘引下来的材料细

加排比，汰去重复和无稽的，并写出三十四条案语。这些案语虽然没有《稗边小缀》那么详细，但对作者的字号里贯和创作意图，故事的来源和异说，事实的补充和考订，文字或评第的谬误等，都有所提示。这本书不但提供了宋以后小说的许多背景材料，还丰富了读者的见闻，提高了读者的鉴别能力。后出的孔另境编的《中国小说史料》，则是根据《小说旧闻钞》加以扩充的，而且缺少精辟的案语。

日本作家增田涉在《鲁迅的印象》中说：“他在小说史研究的准备阶段，把原作品作成自己的手抄本，并整齐地装订起来。因为旧刊本脱误很多，所以他自己把各种刊本比较校订，作成了可以信用的底本。当我询问时，他总是拿出自用的校订抄本来说明。他的《古小说钩沉》及《唐宋传奇集》，就是拿抄本付印的。还有关于小说的作品及作者的古来的记录，主要是从各家的笔记里摘录下来，这也经过校订而作为自用本，那就是《小说旧闻钞》及《唐宋传奇集》卷末所附《稗边小缀》。象这样的准备，这样的努力，真正是如实的‘埋头苦干’。”显然，增田涉是以敬佩的心情写这段回忆的。鲁迅埋头苦干的成果，不但体现在古小说方面，同样体现在他辑录的其他古籍方面。当我们看到精美的鲁迅手稿或影印本时，景仰之情总会油然而生，因为它是鲁迅血汗的结晶，是鲁迅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的见证。

辛亥革命前后的几年间，鲁迅以较多时间进行古籍的辑录，这并不是他所理想的工作。一九一〇年十月《致许寿裳》信说：“仆荒落殆尽，手不触书，惟搜采植物，不殊曩日，又翻类书，荟集古逸书数种，此非求学，以代醇酒妇人者也。”这话和《〈呐喊〉自序》中所说的“来麻醉自己的灵魂”有类似的意思，包含着愤激的情绪。不过，辑录古籍是鲁迅在当时条件下所

选择的一项工作，稍为符合他以改变人们精神为第一要着的志愿，他的成果表明他努力要把这事办好，使之对国家人民有所裨益。他计划以“报仇雪耻之乡”会稽为范围，“集资刊越先正著述”，目的在于介绍乡邦文献，传播古代优秀文化和卓越人物的言行，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，荡涤由于满清皇朝统治给人们所造成的奴性。《会稽郡故书杂集·序》说：“十年已后，归于会稽，禹勾践之遗迹故在。士女敖嬉，睥睨而过，殆将无所眷念，曾何夸饰之云，而土风不加美。是故序述名德，著其贤能，记注陵泉，传其典实，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，古作者之用心至矣！”这里明白地道出他辑书的积极意图。鲁迅也很重视谢承《后汉书》的辑本，谢承是“越先正”人物，东汉风节又素为史家所称道。“东汉风尚二千年中为殊胜”，这是他当时敬仰的老师章太炎所赞誉的。校《嵇康集》，不但因嵇康的先祖是会稽人，更重要的是嵇康具有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的反抗精神。鲁迅辑录古小说，主要出于学术上的考虑，但也不单纯是为着学术，因为小说“足以丽尔文明，点缀幽独”，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花朵，而且它还有“观风俗，知得失”的政治作用。《唐宋传奇集·序例》说：“顾旧乡而不行，弄飞光于有尽，嗟夫，此亦岂所以善吾生，然而不得已也。”这是鲁迅一九二七年校印这部小说集时所发出的感叹。这里透露出他的悲愤心情，表达了他投身于革命的迫切愿望。

鲁迅不同于一些学者，把辑录古籍作为一项纯学术工作，他曾告诫人们不要沉溺在古籍中不能自拔，脱离了现实的斗争。一九三四年致刘炜明信说：“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，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，作为研究，看看也不要紧，不过深入之后，就容易受其浸润，和现代离开。”^①这是出自经验的亲切教导。鲁迅是一个

^① 《鲁迅书信集》，下册。

伟大的作家、卓越的学者、英勇的战士，我们从他辑录古籍的经过，就可以了解他是怎样地把这项工作同政治联系在一起考虑的。

鲁迅辑录古籍工作对他的创作会不会有影响呢？回答是肯定的，其影响是内在的，自然而然的。

鲁迅谈到他开首创作《狂人日记》的时候，“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，此外的准备，一点也没有。”^① 这意思是，他的小说创作主要来自外国的影响。我们阅读鲁迅早期翻译的《域外小说集》、《现代小说译丛》、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，这些集子中的作品，对祖国、对乡土的爱，对社会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，对革命者的赞许，对幼小者的希望等等，在题材和主题上给予鲁迅的影响那是毫无疑问的。但译作中的篇章，有的并无多少情节，或仅仅表现某种情绪，往往喜欢作细致的甚至冗长的心理剖析和环境描写，而且常常流露着一种无可补救的绝望，这些在鲁迅小说中并不采用。

捷克汉学家普实克院士在《东方文学辞典》《鲁迅》条目中写道：“鲁迅的作品以它的真实性强烈地吸引读者，他并不采用细致的写实手法，而是用他那支笔的力量透过现实描绘出比现实更为真实的图景。题材处理简练、几笔勾画出事物的轮廓、以第一人称处理主题、情调抒情、热情洋溢以及性格化精练，这些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色。这些手法使他能创作出文体简洁、心理上前后统一的小说，这对于新的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重大贡献。”^② 这位著名汉学家眼中的鲁迅创作，倒是更注意于他的民族性传统，这观点是相当精辟的。

王瑶《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》一文，全面论述鲁迅作品对民族传统的继承，他指出，“诚然，鲁迅从开始创

① 鲁迅：《南腔北调集·我怎样做起小说来》。

② 见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：《鲁迅研究年刊》1979。